



監本太字冊府元龜卷八百三十一

總錄部 八十一

規諱

書曰官師相規所以更箴其闕也傳曰士友爭友所以成人之美也是知相勸以義相勉以正時君子之道聞善則告有過則規斯乃朋友之職故其至言而無隱同心而多益由由乎切切惇惇忠告善道使其喜聞過莫逆於心不離於今名罔陷於非義者矣故臧孫有惡石之喻荀伯有盡心之銳仲尼之論友貴乎直諒重華之申戒鄙乎面從皆是物也亦有位下而輸友踈而謁過盡奉奉之志成諤諤之美斯蓋善聞必告竭誠無隱俾夫心善其說深納其戒釋回而增美縫闕而窒非亦異夫未見

顏色而言之也若乃遭其惡直然終固拒後以致敗卒如如所規良可大息者已

晏子齊大夫也齊欒施高疆奔魯陳鮑分其心室晏子謂桓子

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

可疆不可強取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蘊畜也孽害也姑使無蘊

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子莒莒齊邑

富子鄭大夫也晉韓起聘於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有位於朝

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孔張子孫執政禦之列者御止

也適客後至又禦之適縣間肆樂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

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哉我言數見笑則心陵侮我

我皆有禮夫猶鄙鄙賤也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君子之

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乘乘當也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類緣事類以

成偏頗獄之放紛放從也紛亂也會朝之不敬謂國無禮敬之心使命之不聽下

從上命取陵於大國眾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

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兄也孔子襄公兄孔張之祖父執政之詞也子孔嘗執鄭國之政

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

祀於家卿得自立廟於家有祿於國受祿邑有賦於軍軍出卿賦百乘喪祭有職

有所主受脰歸脰受服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戒祭其祭在廟已有

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其祭在廟謂助君祭辟

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言為過謬者自應用刑罰子寧以他

規我規正也

閔子馬魯大夫也時季武子無適子公鉏長而愛悼子乃立之

以公鉏為馬政馬政家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曰子無

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惟忠惟孝不患無所所位敬

共父命何嘗之有言廢置在父若能孝敬富倍季氏何也父之

則可富姦回不軌衲倍下民可也衲甚於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

居官次汝舍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佳畫舍旃具享燕孔子魯

人也為魯司寇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

敦敢不正康子魯上卿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

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多情欲言民化於上又問政於孔子曰

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就成也孔子對曰子為政焉

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

偃孔子曰亦欲令康子先風無不化者猶又葉公語孔子曰吾黨

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証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

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孔子又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

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

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楚狂接

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不可來者

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

之弗得與之言

曾子名參孔子弟子也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曾

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欲成敬子言

用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

出辭氣斯遠鄙俗矣此道謂禮也動容兒濟澹則人不敢暴慢

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未則人不敢欺誕之

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
無惡臭之言入耳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籩豆

禮器

南蒯為季氏費邑宰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

公子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人室季氏家子更其位更代也我以費為

公臣子仲許之南蒯惧不免以費叛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

過之而嘆鄉人過且言曰怛怛湫乎攸手怛怛憂患湫湫益攸縣危之兒

深思而淺謀適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家臣而圖人君之事言思深而謀淺身近而志

遠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微以感之

靖郭君曰嬰齊威王少子為宣王相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

謂謁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王言而已矣益一言臣

請享靖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

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

不能止鈎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蝼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

也君長齊奚以薛為失昏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

曰善乃輟城薛

周舍趙簡子臣也舍好直諫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

曰子欲見寡人何對曰願為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

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

虎會趙簡子臣也簡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

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君臣皆推車會獨擔戟

行歌不推車是會為人臣侮其主為人臣侮其主罪若何虎會

對曰為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為死而又死虎

會

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會死而又死君既已聞為人臣而男女之別大別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辨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鬪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辨者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鬪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群臣不推車為士大夫置酒與群臣餘以虎會為上客

優莫趙之優者也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成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過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安能相亡然殆矣

李同趙邯鄲傳舍吏子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同說平原君曰君不優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優乎李同曰邯鄲之代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數百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矛矢而君詭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享士士方其危君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

趙良以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良見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昔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不肖故不敢受命

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名自勝之謂疆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改制其教而為其秦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話話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手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言而願望見行

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七年六年而東代鄭三直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肉而已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問之欵閔請見也欵可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

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

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

不相杵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

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

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傳殘殘傷民以峻刑是

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民命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

左建外易非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

子詩曰相鼠有体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也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與失人者推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所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脇者烏驂乘持矛而操闔所友戰者一作寮屈盧之勁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反豈其哉亡可趨足而弗商君弗從

漢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居長安城東時陳稀反高祖自將至邽邽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蕭計誅信高祖已聞信誅便拜何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平獨弔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恐其為變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

從其計帝說

東郭先生齊人以力士詔公車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衛青傳曰子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

首捕虜有功未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東郭先生當道遮衛將軍拜謁曰願白事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辛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

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領而歎
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
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
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
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霸之
特人復知漢乎彪既疾囂言又傷時方難乃著王命論以為
漢德承堯有零命之符王命興祚非詐力所以致風之而囂不
寤處終于望都長

李淑豫章人為軍師將軍史始至長安所授官爵皆群小賈堅
淑上書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慎其任矣
三公上應臺伯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

目下江平林之執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
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佐國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
官皆出庸位資亭長賊捕之用而當輔佐網維之任唯名與器
聖人所重今以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万分與其化致理譬猶
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海內望此有以闕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
求進也但為陛下惜此舉歷敗材傷錦所宜至慮惟割既往謬
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美之更始怒繫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
四方怨叛諸將出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

王闔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更始遣闔為琅邪太守張步
拒之不得進後步以闔掌郡事時梁王劉永死步等欲立永子
紆為天子自為定漢公置百官閱諫曰梁王以奉本朝之故是

以山頗能歸之今尊立其子將疑衆心且齊人多詐宜且詳之步乃止

董崇與寇恂同門生光武以恂為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以此時據大郡此讒人所側目怨禍之府也宜思切遂身退之計恂然其言病不視事

崔駰字亭伯為竇憲車騎將軍掾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王命駰獻書戒之曰駰間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諂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勵有尚賢之風駰幸得克下館序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不能驕傲者

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寮觀行當克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郡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者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鄭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監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一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曰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內以忠誠自罔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社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羨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德而逾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盂而矜矜

業業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

傳變為漢陽太守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珠球為通姦利士人怨之靈帝中平四年鄙率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變知鄙失衆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曰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率不習之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以賊間大將軍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覽挺必謂我怯群惡爭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成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為万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為使君不敢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探球次害鄙鄙原北海朱虛人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

鄭玄為計掾彭璆為計吏原為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嗷嘆之後志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辭原獨不為請融謂言曰衆皆請而君何獨不原對曰明府於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故是朝吏思未有在某前者矣而今乃欲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其生於徵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退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為太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教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後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己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

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但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安有欲殺人而可之以為戲者哉融無以荅官至五官將長史

高順為呂布督將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許呂布財幣以相結而末乃送布乃自往求之順諫止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尅豈不損邪布不從既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性史易所為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事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

魏諸葛原字景春為新興太守管輅餞之原與輅別戒以二事言卿往樂酒量雖溫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散才游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以愚何患之有也

蔣班焦贛皆諸葛誕牙爪計事者時誕據淮南反大軍圍誕於壽春吳將朱異再以大衆來迎班贛等言於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為名而內實坐須成敗其歸可見也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可有全者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比方者也况公今舉十餘萬之衆內附而欽與全瑞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弟盡在江東就孫綝不欲主上及其親

親豈肯聽乎且中國無事無戚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勢力已困異國生心變故將起以往準今可計日而望也班彞固觀之欽怒而誕欲殺班彞二人懼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乃相攜而降之也

張邈為陳留太守初事袁術時術議稱尊號邈謂術曰漢據大德

絕而復揚德澤風流誕生明公居軸處中入則享于上席出則為衆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魏魏蕩蕩無與為二何為舍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皆禍將溢世莊周之稱郊祭犧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鷩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為孤犢不可得也

蜀黃權字公衡巴西人少為郡吏州牧劉璋召為主簿時別駕

張松建議宜迎先生使戒張魯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太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何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所竟遣使迎先生出權為廣陵長

劉巴字子初劉璋遣法正迎先生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不可內也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後代法正為尚書令

吳未據字子範吳郡吳人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大帝黃武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豎豔疾貪汙在位欲汰之據以天下為未定宜以切覆過弃瑕取用舉清屬濁足以

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

陸瑁字子璋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尚書既豔盛明臧否差三斷
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過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
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乃漢高弃瑕錄用
之時者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頰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
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泛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
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後為選曹尚書

華譚友人袁甫者歷陽人少能言議與譚齊名友善景帝大安
中入洛譚與甫書曰誠以枯澤非應龍之淵棘林非鳶鳳之窟
昔食其自匿監門非高祖不長揖孔明躬稼南陽非劉氏不馳
驅望雲霄而偶翮見鴻鵠之輕羽瞻長塗而高鳴知騏驥之迅

足公至秘書監

皇甫方面謚子避亂荊州刺史陶侃之甚厚王敦遣從弟廙代
侃遷侃為廣州侃將敦詣回諫曰吾聞敵滅功臣亡足下新新
破仕強功莫與二欲無危其可得乎侃不從而行敦果欲殺侃
賴周訪獲免方回徵博士不起

監本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三十一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三十二

總錄部 八十二

規風第二

宋范晏廬陵王義真故吏義真與謝靈運顏延之睚狎過甚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踈延之溢薄魏文帝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之遊耳

沈慶之為車騎大將軍時仰元景顏師伯嘗慶之會其遊田元景等鳴茄率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自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為乎於是插杖而耘不為之顧元景等撤侍寒裳從之慶

乃與相對為歡

范泰為侍中左光祿大夫時司空王弘輔政泰謂弘曰天下務廣而權要難居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政事弘納其言

成粲為平陵王時王弘輔政彭城王義康為荊州刺史鎮江陵成粲與弘書曰僕聞執物設教必隨時制宜世代盈虛亦與之消息夫勢之所處非親不居是以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權軸之要任歸二南斯前代之明謨當今之顯輒明公位極台鼎四海具瞻劬勞夙夜義同吐握而摠錄百揆無牧畿甸功實盛大莫之與疇天道福謙宜存挹驃騎彭城王道德昭備上之意弟宗本歸源所應推先宜出據列藩齊光魯衛明公高枕論道燮理

陰陽則天下和平災害不作福慶與大宋升降享年與松喬齊久名垂萬代豈不美歟弘本有退志得粲言由是固自陳請乃降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柳元景字子孝仁為冠軍將軍將文帝時薛安都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為大司馬參軍犯罪為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乃乘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稍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元景元景遙問薛公何處去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指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乃詔之曰小子無故冒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既迴馬復追手之別軍與卿有所論令下馬入車既入車因責讓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雖復人亡庾淑之亦何由得知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為朝廷

勲臣宜從奉法憲云何放恣輒欲於都邑殺人非唯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諱以相宥目載之俱歸安都乃止

垣護之元嘉初為殿中將軍隨到彥之北伐彥之將廻師護之為書諫曰外聞節下欲廻師旋之竊所不同何哉殘虜畏威望風奔送八載侵地不戰克方當長駟朔漢窮掃遺醜况乃自送無假遠勞宜使竺零秀速進滑臺助朱循之固守節下大軍進擬河北則牢洛遊魂自然奔退且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之糧者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况今青州豐穰濟澧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弃滑臺坐喪成業豈是朝廷受任之日彥之不納散敗而歸太祖聞而善之以補江夏王義恭征北將軍北高平太守郢有野老帶苦而耕時衡陽王義季嘗大蒐於命郢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遊受饑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夫其時大王馳聘為樂駟斥老非夫勸農之意義季止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老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一時皆享王賜老人不徧其私矣斯飯也弗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

南齊荀丕潁州人豫章王嶷為荊州時丕獻書令減損奮麗王優教酬荅尚書令王儉當世丕又與儉書曰足下建高世之名而不顯高世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

梁謝郁會稽人也何敬容為尚書令參掌機密以罪免職尋起為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曰時賓客門生誼諱如昔冀其復用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

望步士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然不無其漸甚休甚休敢賀
於前又將弔也昔涑言裁作公且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
聖賢被雲過以自斥未有嬰時疊而求親者也且曝鯢之鱗不
念杯杓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托已盛也昔君
侯納言加首鳴王在要迴豈韶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走武帳可
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愛私之說
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缺望萬分竊不為左右取也昔竇
嬰揚暉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絕賓客執交黨援卒無后福終益
前禍僕之所弔實在在於斯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
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習公之大署冀君侯
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為智者說矣君
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游以卒歲見可憐
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士貞更也之譬少戢言
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今明王
聞知尚有冀也僕東臯鄙人入冗幸無御宴之恥天下之士不
為執士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
袁敬為太子舍人江陵淪沒涑寓嶺表高祖受禪敬在廣州依
毆陽顧頡率其子統據州將有異志敬累諫統為陳逆順之理
言甚至統終不從高宗即位遣章晤達率衆討統統恨不納敬
言朝廷義之

陳虞寄為岳陽王中記室侯景之亂寄隨兄荔入臺城除鎮南
湘東王諮議參軍加貞威將軍京城陷遯還鄉里及張彪往臨

川強寄俱行寄與彪將鄭瑋同舟而載悻嘗忤彪意乃却寄奔于晉安時陳宝應據有閩申得寄甚喜高祖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宝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永聖元年除和戎將軍中書侍郎宝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為僚屬委以文翰寄因絳獲免及寶應結婚留異潜有逆謀寄微其意言說之際而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宝應輒引說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誦漢書卧而听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鄰驕韓信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宝應不可諫慮禍及己乃為居士服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偽稱脚疾不復起宝應以為假託使燒寄所卧屋寄安卧不動親近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究之寶應自此方信及留異稱兵宝應資其部曲寄乃目書極諫曰東山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詠離世故飄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所感何日忘之而寄沉痾彌留愒陰將盡常恐卒填溝壑消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款願將軍留湏臾之慮少思察之則冥目之日所懷畢矣失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感以浮辭哉將軍文質兼資英威不世徃日多難杖歛興師援旗者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佐時報主寧國庇民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軍者也及高祖武皇皇肇基草昧初濟艱難干時天下沸騰民無定主豺狼當道鯨

鯢橫擊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洞微之鑒折縱橫之辯策
名委質自託宗明此將軍妙美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主上繼
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群臣輯睦結將軍以維誠之重崇將軍
以列土之封豈非弘妙畧推赤子心於物也屢申明之詔疑篤
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遽生
異計寄以所疾首痛心泣盡繼之以血萬金之策竊為將軍惜
之寄雖疾侵耄及言無足採千慮一得請陳愚笑願將軍少戢
雷霆賒其咎刻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雖死之日由
生之年也自天厭梁德多難荐臻寰宇分離英雄玄起不可勝
紀人人自以為得之然夷凶剪亂拯弱扶危四海樂推三灵眷
命揖攘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厯數有在唯天所授當璧應
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網再張地維重紐夫以
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以屈起江外權張偏隅然或命一旅
之師或資王之說琳則危解水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
命闕庭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藩
戚之重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勲高竇融寵過
吳芮折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明弃瑕忘過寬
厚德人改過自新咸加叙擢至於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歐陽
頤等悉委以心腸任以爪牙胸中豁曾無纖芥况將軍疊非張
張繡罪畢謔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也
方今周齊隣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夕非劉項競逐之機
楚趙連從之勢何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

將軍狼顧一隅亟經摧衄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環向文政晉
瑜黃子玉此數人將軍所知首鼠兩端惟利是視其帥餘將亦
可見矣孰能被堅執銳長驅深入係馬理輸奮不顧命以先士
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強孰如侯景將軍之衆
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
人力且兵革之後民皆厭亂其孰能弃墳墓捐妻子出万死不
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
鑒之往事子陽李孟傾覆相尋餘善又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
山川難持况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
天子之命強弱逆順可得牟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不受其親豈能其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主姬

猶其弃天屬而弗顧皆明帝而孤立危急之目豈能同憂共患
不皆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
張陳井絰之勢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鬪鋒不可
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衆寡不敵將軍不佯師以無名而
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以漢朝吳楚晉室頻顛
連城數十長戰百萬拔本塞源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乎此又
其事甚明十也為將軍計者莫若不遠而復絕親留氏秦卽快
卽快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之要
申以白馬之盟朕弗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鑒未刑智者不
再許此成敗之効將軍勿疑吉凶之幾間不容髮方今藩維尚
少皇子幼冲凡預宗枝皆蒙樹立况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

軍之名將軍之勢而尅脩藩服北面稱臣宣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弊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緜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缺鉞之誅耳之如莽寶應覽書大怒或謂應曰虞公病勢漸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子釋亦為寄有民望且優容之及寶應敗走夜至蒲田願其子杆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杆秦但泣而已寶應既擒凡諸賓客微有交涉者皆伏誅唯寄以先識免禍

後魏李平為相州刺史前來臺使頗好侵取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戒焉

高湖字大淵初為慕容垂散騎常侍垂遣其太子寶代魏湖言於垂曰魏燕之與國彼有內難比遣赴之此有所求彼無違者和好多年行人多繼往來馬不逐留其弟與在於此非彼之夫政當孰備舊好又宣國家而復令太子率衆伐遠且魏主雄畧兵馬精強險阻難艱備嘗之矣太子富於春秋意果心銳輕敵好勝難可獨行兵凶戰危以願深慮言頗切厲垂怒免湖官既而寶果敗於參合

張普惠為步兵校尉時驍騎將軍刁整家有舊訓將營儉葬普以為矯時大甚與整書論之

高允為大傅時大武皇帝之子翰為東平王允以翰年少作諸侯歲以遺之翰覽之大悅

後周庾季才太祖時為車騎大將軍其後大家宰字又護執政謂季才曰此日天道有何徵祥季才對曰荷恩深厚若不盡言

便同木石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
時自厚期頤而受且爽之美子孫藩屏終保維城之固不然者
非復所知護沉吟久之謂季才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爾
隋房彥謙為鄴州司馬黃門侍郎張衡與彥衡相善于時帝營
東都窮極侈麗天下失望又漢王溝逆罹罪者多彥謙見衡黨
塗而不能諫救以書諭之曰竊聞賞者所勸善刑者所以懲惡
故竦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者今諸州刺史受委宰牧善惡之間上達本朝懾憚憲章
不敢怠慢國家祇承虛命作民父母刑賞曲直并聞於天寅畏
照臨亦宜謹爾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周
國有殊高下懸邀然憂民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疊逆洎有
甄明若揚諒實以詔命不通慮宗社危逼徵兵聚衆非為干紀
則當原其本情議則刑罰上副聖主友于之意下曉愚民疑惑
之心若審知內外無虞嗣後慕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則管
蔡之誅當在于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曷懸拿戮國有常刑其
乃有情非協同力不自固或被逼擁淪陷亮威遂使籍沒派移
恐為冤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宜從輕其義安在昔叔向寘
鬻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愛
弟廷尉非苟違君但以執法無私不容輕重且聖人大寶是田
神詭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
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呂望孫武之兵術吳楚連盤石之據產承
世后之基不應歷運之兆終無帝王之位况乎蕞爾一隅蜂扇

蟻聚楊諒之愚鄙郡小之因慝而欲憑陵畿甸覲幸非望者哉
開闢以降書契云及皇帝之跡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
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聖祇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不顯復永
在念御朽兢懷逮叔世驕荒僧無戒懼肆於民上聘嗜奔慝不可
具載請略陳之曩者齊陳二國並居大位自謂天地合德日月齊
明網念憂虞不恤刑政近臣懷寵稱善而隱惡史官曲筆掩瑕
而錄美是以民庶呼嗟終閉塞於視聽公卿虛譽日敷陳左右
法網嚴密刑辟日多徭役煩興左幼疲苦昔鄭有子產齊有晏
嬰楚有叔敖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強豈無良
佐但以執政壅蔽懷私殉軀志國憂家外同內忌設有正直之
士才堪幹時於己非宜即加擯壓償遇諂佞之輩行之多穢慝
慝於我有益遽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至夫賢才者非尚膺
力豈係文華唯須正身負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
所謂棟梁骨鯁之才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邪天高听卑鑒
其淫僻故摠收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祇敬上玄惠恤鰥寡
委任方直斥遠浮華卑菲為心惻隱是務河朔富強江湖險隔
各保其業民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動也然而寢卧積薪宴安
鳩毒遂使禾黍生廟露霧沾衣弔影撫心何嗟及及矣故詩云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峻命不易萬機之事何者不
須熟慮哉伏惟皇帝望雲就日仁孝夙彰錫社公珪大成規矩及
摠統淮海盛德日新當璧之符遐邇僉屬續歷甫爾寬仁已布
率土蒼生翹足而喜并州之亂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詭惑註誤

吏民非有構怨本朝弃德從賊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玷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膺粵自藩邠柱石見當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古稷契伊呂彼獨何人既屬明時須存審諤立當世之大誠作將來之憲範豈容曲順人主以愛戲刑又使脅從橫貼罪譴忝蒙春遇輒寫微誠野人遇瞽不知忌諱衡得書嘆息而不敢奏聞

陳孝意大業初為魯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為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因孝意固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意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譴之

高孝基為吏部侍郎時高士廉屏居終南山琴書自誤孝基清鑒是也謂士廉曰吾聞不仕謂之無義揚名所以顯親弟富於從政今乃銷聲隱逸自託清高此乃招誘何成避嫌尔士廉感悟有官情

唐凌敬為竇建德國子監祭酒初建德嘗破趙州執刺史張志昂邢州刺史陳君賓大使張道源等以侵軼其境建德戮之敬諫曰夫大咎吠非其主今隣人豎小力屈就擒此乃忠確士也若加酷害何以勸大王之臣乎建德怒曰我至城下猶迷不降勞我師旅罪何可赦敬又曰今大王使大將軍高士興於易水北抗禦羅藝兵統至士興即降大王之意傷為可不建德乃悟即命釋之

陳振鷺客崔湜門下韋庶人臨朝湜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即位出為華州刺史俄為大平王所引復遷中書侍

卽同中書門下三品先天元年拜中書令劉幽永爭權不協陷
幽永徙于嶺表湜既私附太平公主時人咸為之惧振鷺獻海
鷗賦以諷之湜雖稱善而心實不悅也

契苾何力為左驍衛大將軍時司稼少卿梁孝仁監造新宮於
諸庭院列樹何力入中宮縱觀孝仁指名楊曰此木場長不過
二三年宮中可得蔭映何力不吞但誦古詩曰白楊多悲風蕭
蕭愁殺人意謂此塚墓間木也孝仁遽令扶去更植梧桐

袁楚客陳郡人也魏元忠則天時稱為清正中宗神龍初重為
宰相天下莫不傾屬元忠乃稱附權豪抑弃寒後竟不能賞善
罰惡勉修德政議者以此少之楚客嘗政書規正元忠曰今皇
帝新服厥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居為元首臣作股肱諒

可布大化以利朝廷存古道以正天下去邪佞使小人之道消
進忠良使君子之道長豈得安其榮寵守其循默者哉以此為
常非所以愛人治國矣傳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君侯念之哉
昔漢成帝時王氏擅權劉向諫曰臣聞公旅者國之枝葉枝葉
落木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踈遠母黨專政排擯宗枝孤弱公
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甚切多所稱引成帝雖
悲傷嘆息而不能用此非帝不知之而不贊者臣之罪也其後
王氏竟假周公之事而起田帝之亂此乃大臣循然之失也惟
君侯誠之哉夫利萬物者道也惟君能行之害萬物者邪也唯
小人固為之以道心濟物則上天祐之雖履危而必安矣以邪
心害物則神明殛之難安居而必危矣何則勢之然也故濟之

物者其心廣矣害物者此心偏矣心廣者所務不專於身心偏者所利不及於物哲人知其若其心守道以廣其心屈己以利其物行道於心而必全其身行道於國而必全其國帝王失道正之朝廷必以道化之昔伊尹有言曰予弗能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獲覽伊尹之說非堯舜之君但以道佐之亦可教之于堯舜也既食人主之祿而憂人主之事光贊其美規救其建功於當年可謂無負於天下惟君侯之志哉夫欲安天下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必固不正其本天下必危國之興亡實則茲矣師丹曰太子者天下之本也譬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碎國無太子則朝野不安先王必立之者以儲君有次立之勢故令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蘊重其德所以重宗社而天下安者今皇子既長而未定嫡副是天下無本也天下無本可謂危矣猶大樹無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以清宴之間而尽言於上澤其賢者而立之此乃安天下之道也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真斯之謂也而使春宮久曠豈謂宜乎此則朝廷之失君侯不正誰止之哉又聞古之封子弟建侯伯者將以藩屏王室安固邦基垂永久之業為盤石之宗也又聞女有內則男有外傳男女有別剛柔分矣內外鬲隔陰陽著矣豈可濫哉然而幕夫者丈夫之職非婦人之事今諸公主並開建府寮悉置官秩若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柳陽也而望陰陽不愆風雨無爽其可得乎切謂非致遠之計乖久長之策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代匪說攸聞此之謂也此則朝廷之二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

聞人之生也有福有福有貴有賤此並稟之於前業當受之於
此身然崇佛教者特以資稟未生鮮有益於見報若求之理國
恐不在此矣然三教俱設各有所務而行之者不可過也行釋
教者修身之本行儒教者理國之源修身是求生之資理國乃
即代之務然則即代至近來生至遠不亦乖乎存彼弃此不亦
謬乎今度人既多緇衣漏路率無戒行寧有經業空齋重宝專
附權門取錢奏名皆有定價昔之賣官也錢入公門令賣度也
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實非優正跪請不變徒為遊食使法侶有
失而流俗生厭名曰度人其實類矣今主上雖希心聖教專想
泯空柰社稷何柰蒼生君侯不以中庸之義悟大聖之曰但能
致一代於仁壽之域斯亦至尊之道也此則朝廷之三失君侯

不正誰正之哉又聞古人有言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書曰
天工人其代之故知天工非才不可若有所濫必失天意而無
患禍者未之有也今不專精於庶政而流於奇伎至於倡優之
輩因其耳目之好遂昇以位授之以官豈非朝廷而正法耶然
人君無私賞此上天之化人私怒者恐害物私賞者恐費財古
人比之尤慎豈得私人以官乎若以此為政何以答皇天之命
也此則朝廷之四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賢者家邦之先
也任之可以致理弃之足誰能亂三仁去殷七百里入秦伯其
國家者固須澤也昔戰國之代得士者昌失士者亡莫不以求
賢為急務仗之以命諸侯况蒐乎唐國明天子苟存斯道則三
皇五帝可緩步而越也近者有制搜揚廣求賢俊戔戔吏帛貴

于丘園翹翹車乘訪及山谷此我皇勤之之至也雖有好賢之名竟無得賢之譽非皇情之不眷諒有司之過也何則聖主求賢訪諸草澤及有司選士多是親黨若非有賄必以勢求上失天心下違人望既非為官擇吏所謂為人擇官蠹政之源敗國之甚書曰治亂在庶官孔安國曰得人則理失人則亂葛洪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濁如泥高第賢良怯如蠅古人規職勤誦經今人圖家勉營生此之謂也此則朝廷之五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闒豎者給宮掖之事供掃除役上古皆備此職但以奴隸畜之豈及於官次甲克以來大道乖喪不重賢哲唯親近習或委之以事或授之以權遂使豎力亂齊伊戾敗宋君側之人眾所畏懼葛洪所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無拳無勇職為

亂階者也迨乎後漢用事尤甚時君既不知其失大臣又畏罪不言所以害及生靈毒流天下至於晚節竟亂中朝各相黨與屠宰良善此時也忠臣義士覩斯慷慨不得不權行殺戮正以無鬚而橫死者不可勝言豈非結禍之深自危之速易曰小人用壯斯之謂也自大君受命中興成務獨有闒豎坐昇班秩既無正闕多授員外舉其全數向滿千人苟縮素紫蚕食府藏既非致理之道實為長亂之階書曰水無水監當於人監觀往古之成敗亦可見今之得喪故曰前事之驗後事之師此則朝廷之六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自古聖帝卑宮菲食茅茨不剪採椽不斷將以儉約遺子孫亦所以愛惜人力也書曰酗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况於臣下安得以肆舍為

務乎若有僭濫必生患禍患禍之來可翹足而待也今之公王
凡有所賞將以傾府庫所以造私宅皆是官供觀其踈鑿池亭
崇峻廊宇山無木石必他山以致之木非因近必窮遠以採之
珍館出雲益堂赫日造之竟歲功用不絕自開泰以來未之有
也而行者見之僉曰非國不得如此非尊貴不得若斯僕每聞
此言將以有譏於君矣何者為君所以養人非所以害人今外
戚不助養人反害於人豈有益於吾哉然堂上遠於百里君門
隔於九重人主既不知之君侯又不言之豈使虛受謗於天下
也此則朝廷之七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官者將以理人
將以安人非以亂人非以害人故先王欲人理必選財以理之
欲人安必省事以安之不欲人於亂必撥亂以整之不欲人有害
必去害以全之若此誠欲為天下同憂矣人有樂人慶之可謂
同樂矣如此則上下無間君臣合德同於一體也若有懷憂之
人上無同憂之主欲求人理不可德也今天下困窮海內褻耗
復以州牧縣宰選授多不得其人自餘僚佐鮮有稱職不務公
謹專於割剝人下聊生安肯惧死既不惧死是能生變下有憂
而上不知也此之馬也必除其害收泥之羊也必去其亂群此
道尚有所闕而多更員外置官所謂助桀為虐足以速禍也夫
人之情自知員外恐人不畏必峻法以惧恐財之不積必枉道
以奪之以有限之物供無厭之用欲其不亂豈可得哉古人有
言十年九牧既不得食人亦不德息唐虞之代建百憂商官倍
亦克用又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孔子譏管仲曰官事不攝焉得

儉處此雖正員之官猶不欲其備况正員之外更置員外乎此則朝廷之八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吳主開基以定天下者將以傳之於禹代也繼明之帝豈得隙之哉有所虧廢則政出多門政出多門大亂之漸也近封數夫人者皆先朝之宮女賞其勤勞加之邑號若備內職則不當知外不備內職自可居外安得出入內外往來宮掖者哉若不創革內言必出外言必出內外言互禁衛何施必美君之法縱而不革非所以重宗廟固國家也孔子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謁可以死敗戒之哉此則朝廷之九失君侯不正誰戒之哉正之哉又聞以正道事君者將以安天下也以非道事君者所以危天下也若以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之若有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之正道者行仁義以補君之過非道者行蠱媚以成君之惡補過者

國之幹也成惡者國之賊也今代或有不修忠正以事君引鬼神而惑主然則鬼神之事真莫難知故左道之人因此自致其詐售其賂遺必據非財之位必食非德之祿此國賊也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及賢又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士罔不亡傳曰國之將興听於人將亡听於神豈近是乎此則朝廷之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乎此十失者誠國之拒露而言之以有言於君侯者將以扶危去露救蒼生之命願君稍垂意微有所採此亦君侯自安之道也庶幾無忽元忠覽而大慙頗引咎自責

韋乾慶知監鐵江陵院時裴君為節度使欲請劉闢為判官

符載為從事乾慶牒均去之言其狂枝不冥之幕府均乃止

大字用府元龜卷八百三十二

監本大字用府元龜卷八百三十三

總錄部八十三

詞部

夫不可已言必有中先民之所稱也而中代之後遂有枝葉流
宕忘返至於列國禦人以口給排難以舌端七雄之世變詐相
尚於是有離堅合異之辯矯尾厲角之談當是之時訥言寡辭
之士蓋沈於進取矣漢氏而下亦曷常無其人哉源夫樞機之
發榮辱之美主言可市伯陽之所稱利口惟賢周書之攸戒自
非商權得失彈射藏否發揮治道宣暢德義華實之謙茂枝枉
之靡窮使听之者忘倦聞之者信服又惡足以稱我
端木字子貢衛之剗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

宰予字子我魯人利口辯辭

鄒衍齊人其術迂大而閑辯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毋子之屬論曰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辭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杼意指通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為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假飾辭以相悖巧辭以相移引人聲使不能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初平原君厚待公孫龍以其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誑公孫龍

淳于髡齊人長不滿七尺滑稽音國亂也稽者同也多辯數使諸侯未嘗

誑辱威王八年樊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以救兵齊

金百斤馬十數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

髡曰何敢王曰先生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發東來見道旁有

襍田者操一朶蹄酒盃而呪曰歐窶蒲筭筭筭也音備歐窶猶杯棧也言豐年未樹

易可汗耶蒲車汗耶下地田也則下地田五穀藩熟襍襍滿家

臣見所持者狹而欲者奢故笑於是齊王乃益齊黃金謚白璧

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車千乘

楚聞之夜兵而去威王大悅是時鄒衍之迷迂大而閑辯騶奩

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時有德善言故齊人訟曰談天衍騶龍

奩炙轂過髡劉何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奩修衍之文飾若雕鏤也

故曰雕鏤別錄曰過自作輓者車之乘高器也炙之雖尽尤有余流者言淳駘智不尽如炙輓也

楚丘先生被篋帶索往見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
忘矣何以教文樊丘先生曰惡將使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斤
距乎追車起馬乎逐麋鹿搏虎豹乎吾則死矣何敢暇老哉將
使我深計遠謀乎設精神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尚諸侯乎吾
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勃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

孫卿趙人也秦昭王問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卿曰儒者法先
王隆禮義謹臣曰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
朝廷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嫡必為傭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
以邪道為食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叫呼而莫之
能應然而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止則王公之才
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滿屋人莫不

貴之道成存也仲尼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
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走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
居於闕黨之子弟罔咎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
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在
為人上何如孫卿對曰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
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
辜而得天下不為也若羨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
之而懷之是何也則貴明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詩謳而樂之
遠者竭走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夫是
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
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一益人之國乎昭土

曰善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比惠王皆貴爭寵張儀
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
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簿也且軫欲去秦而之
楚王胡不听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
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尽知之
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魯參孝於其親而天下
頌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
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樊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軫
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
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使軫於秦秦王曰子去寡人之樊亦思
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鉞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
仕樊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人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
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
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听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
之楚豈能無秦声哉惠王曰善

漢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
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議論誦易先生聖人之道術究偏人
情相視而嘆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之中
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者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
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
間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
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

子延坐坐定司馬季主復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
記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語莫不順理宋忠賈誼
矍然而悞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听先生之辭小子
初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觴大
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
所賢者何也所高者何也今何以卑汙長者誼曰尊官厚祿世
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
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不
筮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
傷人心矯言思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耻
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

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庇瑕吉凶不則能理由是觀
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以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听
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
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
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得不為善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
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也皆可為羞矣卑庇而前熾趨而言
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

客旅謂之賓人
求長官謂之正

以求尊譽以受

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
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
以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為僧實以無為有
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見不顧於親犯法

子延坐坐定司馬季主復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
記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語莫不順理宋忠實誼
矍然而悞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听先生之辭小子
初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觴大
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
所賢者何也所高者何也今何以卑汙長者誼曰尊官厚祿世
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
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不
筮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
傷人心矯言思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耻
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髡童子乎日

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庇瑕吉凶不則能理由是觀
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以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听
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
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
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得不為善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
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也皆可為羞矣卑庇而前熾趨而言
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

客旅謂之賓人
求長官謂之正

以求尊譽以受

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逐暴譬
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
以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為僧實以無為有
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

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
父母未有罪而殺君未代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
禁夷貊不服不能揖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
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
利上奉妨賢者處是切位也有人者進有才者禮是偽也子獨
不見鷓裊之與鳳凰翔乎蘭芷芎藭棄於曠野蒿肖成林使君
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
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基然後言天地之利
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
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
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傲文王八卦以破

敵國伯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
正其衣冠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
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而以義置數十
百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
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
下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
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君子而敬居上
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娶藏不
府用庫從之不用輜車負莊之不重止而用之無尽索之時持
持不尽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
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下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

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忘公責卜者
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者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
不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
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嚴誇言
一作儉莫大於此矣然欲強國成功尽忠於上此非不立今夫卜
者導感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
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與
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辭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
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偶亡
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
口不能言於是捋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

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

相引屏語相謂自嘆曰道高益危居赫赦之勢失身且有日矣

天下而有不審不見奪糴

音所離騷經曰懷椒糴而要之注云糴精宋所以享神也

為人主

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孝子之所
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
之我與君何足預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曾一作莊未有以異也
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傳王墮馬
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噫

曹丘生辯士也時季布為河東守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

言招求貴

人威權因以請託故得它人產金錢

事貴人趙同等

官者趙談太

與竇長君善

景弟布

聞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欲得書

請布欲得實長君書與實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說讀足下

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使人先致書布果大怒待曹丘

曹丘至則揖布曰樊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諺傳也足

下何以得以聲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

下名於天下顧不美哉顧念也何足下距僕深也布乃大說說音悅

引入留數月為已客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爰

益文帝時為中郎將淮南厲王謀反有司請誅之帝矐听迂之

蜀益諫曰淮南王為人剛有如行道死陛下有殺弟名柰何王

至雍死帝輟食哭甚哀益入帝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益曰帝自

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不足以毀名帝曰吾

高三者何事益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曉解

衣曉耳旁毛也交曉謂睡寢也曉音接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

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顯

制顯與專同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淵大臣亂乘傳而赴雖

肯育之勇不及陛下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陛下至邳西鄉讓天子者三

南鄉讓天子者再鄉讀曰嚮天許由一讓許由古高士也竟讓天

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

改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帝乃解蓋繇此名重朝廷繇與由同

吾丘壽王為光祿大夫侍中武帝時汾陰得寶鼎帝加之薦見

宗廟藏於甘泉宮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

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

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

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

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

公劉后稷曾孫也大王文王之祖則古公亶甫也

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

昭明也漏言閏澤下站如屋之漏也

無所不

通上天報應為周出故名曰周揖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施恩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陽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至寶陽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寶非周寶也帝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黃金十斤

後漢馬援為虎賁中郎將開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听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

荀恁光武徵以病不至明帝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閣禹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王故臣可德不來驃騎執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

班超有口辯而涉獵書傳後至西域都護射聲校尉

朱穆南陽宛人也少有英才年二十為群督郵迎新太守見穆曰君年少為督郵因族勢為有令德穆答曰郡中瞻望明府謂如仲尼非顏回不敢以迎孔子更問風俗人物太守甚奇之曰僕非仲尼督郵可謂顏回也遂歷股肱舉孝廉至尚書

郭宏為潁州群長上計正月朝覲宏進殿上謝祖宗受恩言辭辨麗專對移時天子曰潁川乃有此辯士耶子貢晏嬰何以加之群公屬目卿士歎伏又朝廷問宏潁川風俗所尚土地所出

先賢將相儒林文士之士宏授經以對陳事各問出言如浮引
義如流

符融遊大學師事少府李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它賓客听
其言論融幅巾奮袂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公公府連辟不
應

鄭玄字康成初表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互最後至
乃延升上坐紹客多豪傑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
競設異端有家互依方辯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歎服時
汝南應邵亦敏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帝
予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劬有
慙色後徵大司農

鄙矣言論給捷多服其能理州郡辟命不就

董扶字茂安廣漢縣竹人發亂抗論益部少双故號曰至止言
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後至侍中

鄭秦字公業為侍御史董卓作亂公業與侍中伍瓊卓長史何
顯共說卓以表紹為勃海太守以發山東之謀及義起兵卓乃
會公卿議大發卒討之群僚莫敢忤旨公業恐其衆多益橫凶
強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無為
用邪公業惧乃詭詞更對曰非謂無用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
耳如有不信試為明公畧陳其要今山東合謀州郡連給人庶
相動不強盛然光武以來中國無驚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
有言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其衆雖多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

西州少為國將閑習軍士數踐戰場名振當世人懷揖服二也
袁紹初本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闕堂孔
公諸清談高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執說之幹臨鋒決敵非
公之儔三也山東之士素乏精悍未有孟賁之勇慶忌之捷聊
城之守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身
卑無序王爵不加若恃衆怙力將各基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
共贍與齊進退五也閑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羌戰
婦女猶載戟操矛挾弓負矢况其壯勇之事以當忘戰之人乎
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強勇百姓所謂者有并涼之人及匈奴
屠合湟中義從西羌八種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驅虎兇以
赴犬羊七也又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聞旋日久恩信淳著忠

誠可任智謀可恃以膠固之衆當解合勢猶以勁風掃彼枯葉
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理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
亡今明公秉國平正討滅官堅忠義克立以此三德彼三亡奉
辭伐罪誰敢禦之九也東州鄭互學該古今北海邴原清高直
亮皆儒生所仰群士惜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強弱且燕
齊趙梁非不盛也終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也卒敗於陽况
今德政赫赦股肱惟良彼豈讚成其謀造亂長寇哉其不然十
也若其所陳必有可采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
為非棄得恃衆自虧威重卓乃悅以公業為將軍使統諸軍討
擊閬東

戴宏年二十二為郡督郵曾以識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宏曰今

田府元
鄙郡遭明府咸以為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宏為顏回豈聞仲尼有捷顏回之義府君異其對即日教置主簿

魏郭淮為鎮西長史行征虜護軍黃初元年春使賀之帝踐祚而道路得疾故計遠近為稽留及郡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滂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悅之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

韓宣自景然為人短少建安中丞相呂署軍謀掾在業嘗於東掖門內與臨災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閱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於道邊植嫌疑既不去又不為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于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為下土諸侯禮也植又曰即如所言為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否宜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言又長植知其枝桂難窮乃釋去其為太子言以為辯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館陶令諸葛源遷新興太守管輅往祖餞之賓客並會源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輿輅有榮辱之分因輅餞之大有高譚之客知之多聞其善卜仰觀不知其有大異之才於是先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源又叙五帝三皇受命之符輅解景春微旨遂開張戰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摧劫自言吾都鄉

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欵戰之士於此鳴鼓角舉雲梯弓弩大起
牙旗雨集然後登城曜威開門受敵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
三王如鼎如翰其英者春華之俱發其攻者如秋風之落葉听
者眩惑不知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雖曰白起之坑趙卒項
羽之塞睢水無以尚之于時客皆欲面縛禦璧束手於軍鼓
之下輅猶搃千山立未便許之至明日離別之際然後有腸心
始終一時海內後士八九人矣蔡元才在朋友中最有滑才在
衆人中言本聞卿作易何意為龍輅言潛陽未變作輅卿所知
為有狗耳得風龍声乎景春言今當遠別後會何期且復共一
射覆恪占既皆中景春大笑卿為我論此卦意紓我心懷輅為
開爻散理分賦刑象言徵辭合妙不可過景春及衆客莫不言
听後論之美勝於射覆之樂又鄴典農石苞與輅相見問曰聞
君鄉里翟文曜能隱刑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
苟得其數則山嶽可藏河海可逸况以七尺之游變化之內散
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臧迹術足數成不足為難道曰欲聞其
妙君且善論其數也輅言夫物不精不為數不妙不為術故精
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幾微可以情通難以言論是
魯班不能說其手離朱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
言言之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其大
体以驗之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照及其入地一炭之
光不得見三五盈月清耀獨夜可以遠望及其在晝明不如鏡
今逝日月者必陰陽之數通於萬類鳥獸猶化况於人乎夫得

數者妙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死亦有徵是以杜伯乘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以玄形是故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顯亦能幽此物之精氣化之游魂相感數使之然也苞曰見陰陽之理不過於居居何以不隱輅曰夫陵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濕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己以清義見數不以為異知術不以為奇夙夜研機孽温故而索隱行怪未暇斯務也輅為少府丞卒

蜀秦宓繇竹人也郡辟命輒稱疾不往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楊文藻見壞頻乎宓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事事蓋有

有不可嘿嘿也

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戰禮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

篇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先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擢章此二人

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

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

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耻車子成之誤况賢於已者乎

論語棘子

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為師友

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忘稱疾卧在弟舍纂將功曹右朴主

簿王普厨膳即宓弟晏談宓卧如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

之其實絕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對曰乃自先漢已來

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為世師或不負於餘州也

嚴君子見黃老作掃歸楊雄見易作大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

相如為武帝制封禪之文于今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
宓以簿擊頰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阜民請為明府
陳其本絕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
沃野千里淮濟四瀆江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文汶山
郡是也昔堯遭洪水鯀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于海為民除
害生民以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正參伐參
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祗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此便郾州
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於是纂逡巡無以復
答宓後為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温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
集而宓未往丞相亮累遣促之温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
也及至温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況小人温復問
曰天頭乎宓曰有之温日在何方乎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
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宓曰有天處高而听卑
詩曰鶴鳴九臯聲聞於天若其無耳何以听之温又問曰天有
足乎宓曰有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温
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温曰何姓宓曰姓劉温曰何以知之答曰
天子姓劉故以此推之温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
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温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者
也吳諸葛恪瑾之子也為左輔都尉叔父亮為蜀丞相大帝問
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足為優帝
又大噉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
之禮也帝曰卿其能令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師尚父

九十棄髡攸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為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為盡爵後至太傅

朱育山陰人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正且晏見椽史言次問太守昔聞朱穎州問士於鄭召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傅士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劉鄭二答而未覩仲翔對也欽問國賢思覩盛美有日矣書佐寧識之乎育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恩言如善樂乎名俊問功曹虞翻曰聞王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曾聞七人歎美貴邦舊多英俊徒以遠於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傳古寧識其人邪翻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寶為

州鎮昔禹會群臣日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係踵孝子連閭下及賢其靡不育焉王府軍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遠畧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章句董黯尽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還悲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大中大夫山陰陳囂漁則化盜居則讓隣感侵退藩遂成義里攝養車姬行足厲俗自楊子雲等上書薦之粲然傳世大尉山陰鄭公清亮質直不畏強禦書相山陰鍾離意稟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謨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宮費齊皆上契天心功德地治狀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

藻絡繹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槃結或上窮陰陽之奧
秘下攄人情之歸極交趾皮刺史上虞綦母從援濟一群讓爵
土之封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勾章鄭雲皆敦終始
之義引罪免居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鄒莫侯又主簿任光章安
小吏黃他身當白刃濟君於難揚州從事勾章王修委身授命
垂聲來世河內大守上虞魏少英曹世屯蹇志家憂國列在八
俊為世美彦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近故太
尉虞朱公姿聰亮欽明神武策無失謨征無遺虞是以天下義
兵思以為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記炳
然著顯王府君曰是既然矣潁川有巢許之逸軌矣吳有大伯
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紜於此足矣翻對曰故先言其近者耳
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翳讓位逃於
巫之兄越人董而去之斯非太伯之儔邪且太伯外來之君非
其他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僅大里
黃公潔已暴秦之世高祖乍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徵
士餘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就矯首不
拜志凌雲日皆著於得籍較然彰明豈如巢許流俗遺譚不見
經傳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語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
前聞也濮陽府君曰御史所云既聞其人亞斯已下書佐寧識
之乎育曰瞻仰景行敢不識之近者太守上虞陳業潔身清行
志懷霜雪真亮之信同操操柳下遭疾漢中徵委官棄祿遁迹
黜斂以永其至高邈妙蹤天下所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北

竟三高其聰明天畧忠直謬則侍御史餘姚虞翻偏將軍烏
傷略統其淵懿德則太子少傳出陰闕澤學道行茂帝師儒其
雄姿武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齊勲成績著其探極秘術言
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吳範其文章之士立言聚盛則御史中
丞句章任奕鄱陽太守章安虞翻各持文檄擘若春榮處士鄧
廬叔弟犯公憲自殺乞代吳寧斯敦山陰祁康上虞樊正咸代
父死罪其女則松楊柳朱永寧瞿索或一醮守節喪身不顧或
遭寇劫賊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內之
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為會稽郡治吳漢封諸
侯王以何年復為郡而分治於此育對曰劉賈為英布所殺又
以劉濞為吳王景帝四年漢反誅又復為郡治於吳元鼎五年
除東越因以其地為治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徒章安陽
朔元年又徙治郵或有寇害復徙句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
書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次己巳
以至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是歲吳之太平三年歲在
丁丑育後為東觀令遙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
沈友字子正善屬文有口辯每所至眾人皆默因號曰謚衆咸
言其筆之妙刀之妙舌之妙皆絕於人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八百三十四

總錄部

詞辨第二

晉陳頤陳國若人也辟豫州部從事刺史解結問僚佐曰河北
自膏梁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為中正顧谷曰詩稱維嶽降神
生甫及申夫英偉大賢多出於山澤河北士平氣均蓬蒿裁高
三尺不足成林故也結曰張彥真以為汝賴巧辯恐不及青徐
儒雅也顧曰彥真與元禮不協故設過言老子莊周生陳梁伏
義傳說師曠大項出陽夏漢魏二姐起於沛譙準之衆州莫之
與比結甚異之曰豫州人士常半天下此言非虛

李仁初仕吳為侍中吳平侍中庾峻問仁曰聞吳主披人面則

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
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王刑
之制未為酷虐酷為一國之主秉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
懲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
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
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下由裕以下視諸侯由
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得面游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
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判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順况人君乎
哉視人君相迤是乃禮所謂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
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何有失

裴楷為中書郎武帝初登阼採策以下世數多少既而得一帝
不悅群臣失色莫有言者楷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而進曰臣
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武帝大悅
群臣皆稱萬歲

胡毋輔之字彥國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靡
靡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後為楊武將軍湘州刺史

華譚廣陵人爽慧有口辯為隣里所重舉秀才博士王濟於衆
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群公辟命採英竒於反陋拔賢雋於巖穴
居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答曰秀異國產
於外方不出於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
璞出乎荆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
子弗聞乎昔武王克商遷殷頑民於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

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至於君臣失位國亦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可存亡有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徐偃修仁義而失國仲尼逐魯而適齊改千偃息而成名諒泰否有時曷人力之所能哉濟甚禮之又或問曰諺古人之相法如九牛一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一毛也聞者稱善後為散騎常侍

袁甫字公胃淮南人好舉華譚齊名以詞辨稱嘗詣中領軍何最自言能為劇縣最曰雖欲宰縣不為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幅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為糞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舉於京邑廷尉之才不為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又呂珩問曰卿名能辯豈能壽陽以東何以常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七國之音哀以思聶足強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疾雨又成水故其逸當勞也後勞淮南國大農即中令卒於家

李密捷為人也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盡流安樂公得諸葛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臯陶相與語故得簡大語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辭耳華喜之

王澄行弟也行為司徒惠帝末行白東海王越以澄為荊州刺

史持節都督領南蠻校尉王敦為青州行因問以方畧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峯出笑畧無方一坐嗟服

祖納為光祿大夫常問梅陶君鄉里立曰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敗則佳法也納曰未益時王益在坐因問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必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大善惡及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真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勲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污盜蹠引少則為清廉朝種暮獲善惡未定矣時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曰君與賴之士刊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持君利錐皆當權矣陶

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德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劉惔字真長尚明帝女廬陵公主以惔雅善言理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並為談客俱蒙上賓禮時孫盛作易象妙以見形論帝使殷浩難之不能屈帝曰使真長來故應以有制之乃命迎惔素盛素敬服惔其至便與抗合答辭甚簡至盛理遂屈一坐撫掌大笑咸稱美之後為丹陽尹

劉劭為侍中時庾懌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劭曰柏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夔牙先令其音懌之上扇以存不以新後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之左右范宣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庾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為弊正治以

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程為高僕誠大儒然丘不與芴
顧愷之為荊州刺史殷仲堪參軍荊州人問以會稽山川之狀
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一流草木蒙寵若雲興霞蔚桓玄時與
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燎玄曰
白布纏根樹旒仲堪曰投魚入泉放飛鳥復作危語玄曰予頭
折未斂頭收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參軍云有見騎瞎
馬深臨池仲堪眇目驚曰此太逼人

孫盛學博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唯盛而已
盛常擬浩談論對食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冷者數
四至暮忘食理竟不定盛又看醫卜及易象妙於見刑論浩等
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後至秘書省加給事中

高崧為侍中謝方為豫州都督疲於親賓相送方卧在室崧徑
造之謂曰卿今疆理西藩何以為政方粗陳其意崧便為叙州
刑政之要數百言方遂起坐呼崧小字曰阿鄴故有才具邪後
秦尹緯為姚興尚書左僕射緯反人隴西牛壽率漢中流人歸
興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明時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則
追二疎朱雲發其狂直不能如湖廣之徒濬隆隨俗今過其時
矣正是重名竹素之日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
能委宰衡於夷吾識韓信於羈旅以斯為媿耳立功立事竊謂
未負昔言興聞而謂緯曰君之與壽言也何其誕哉立功立事
自謂何如古人緯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過時來之遇則輔
翼太子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飛龍之始剪滅符登盪清秦雍生

極端右祀饗廟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興大悅

宋王鎮惡為振武將軍時討司馬休之鎮惡既斬休之將未褻因停軍抄掠諸蠻不時反及至江陵休之已平高祖怒不時見之鎮惡笑曰但令我一見公無憂矣高祖尋登城喚鎮惡鎮惡為人強辯有口機隨宜酬應高祖乃釋

臧凝之年少時與北地傳僧祐俱已通家子始為太子所引見時帝與何尚之論鑄錢疑之便干其語帝因迴與論之僧祐引凝之凝之大言謂僧祐曰明主難再遇便應止其所懷帝與往復十餘反凝之辭韻銓序無有理證帝其實為後為尚書左丞卒

王惠字令明恬靜不交游陳郡謝瞻寸辨有風氣嘗與兄弟郡

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後為吏部尚書全僧達大保引少子太祖聞僧達早惠妻以臨川

王義慶女僧達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如此今周旋沙門惠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與論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美後為舍人令坐誅之

張湯字少微吳郡人世祖鎮彭城以暢為安北長史魏太武南侵太尉江夏王羨恭統諸軍出鎮彭泗太武親率大眾至彭城始至仍登城南亞父家於虧馬臺立檀屋遣使送馳馬貂裘雜餘既至南門先閉請鑰未出暢於城上視之魏使問是張長史耶暢曰君何得見識魏使答曰君声名遠聞是使我知暢因問

魏使姓谷云我是鮮卑無姓且道亦不可暢又問君居何位答云鮮卑官位不同不可輒道然亦足與君相敵耳魏使復問何為恣恣柱門絕橋暢答曰二王以魏王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恐輕相凌踐故且閉城待休息志篤然後共治戰場克日交虧魏使曰君當以法令裁物何用廢橋復何何足以十萬誇人我亦有良馬逸足若云騎四集亦可以相拒暢曰侯王設險何但法令而已耶我若誇君當言百万所以言十萬者正二王左右素所以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六庶工徒猶所未論我本闕智不聞馬足且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居見誇耶魏使曰不尔城守君之所養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時馬猶如君之侍城耳城內有且思者且音唯嘗在此國義恭

遣視之思識是魏尚書李孝伯思因問李尚書若行塗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答緣共知所以有勞孝伯曰感君志意既開門暢屏却人扶出對孝伯并進餉物魏使云貂裘與犬尉駱駝驪與安蒲葡萄酒雜飲叔姪共嘗魏主又吃酒并其橘暢言於世祖而致意於魏云受命本朝過蒙藩任臣人無境外之交恨不暫悉且城守備防邊鎮之常但悅以使之故勞而無怨耳太尉鎮軍得所送物魏主意知復思其橘今并付如别太尉以北土寒御皮毛袴褶脫是所須今致魏主螺杯雜粽南土所珍鎮軍今以相致此信未去魏主復遣使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語大尉安北近以騎至車兩在後今端坐無為有博具可見借暢曰博具當為申起但向詔二王已非遜辭且有詔之言

正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詔之與語朕之與我並
有何異暢曰若辭以通可如來談既言所施則貴賤有等向所
稱詔非所敢聞孝伯又曰大尉安此是人臣與非暢曰是也孝
伯曰隣君之君何為不稱詔於隣國之臣暢曰君之此稱尚不
可聞其於中華况在諸王之貴而猶曰隣君之君耶孝伯曰魏
主言大尉鎮軍並開羊少分潤南信殊當憂邑若欲遣信者當
為護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使命旦
夕往來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白為賊所暢
曰君着白衣故稱白賊耶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
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在
青徐也暢曰今者青徐實為白賊賊但非白賊耳魏使云向昔
傳具何故不出暢曰二王貴遠啟問難徹孝伯曰周公掘
髮吐哺二王何獨貴暢曰掘髮吐食本施中國耳孝伯曰賓有
礼主則擇之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見有礼傲頃送傳具出日
以與之魏主又遣人云魏主致意大尉安此何不遣人來至我
聞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火知我老少現我為人若
諸佐不可遣亦可使控幹來暢入宣旨答曰魏主形狀才力久
為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御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孝
伯又曰君南土膏梁何為着僞君而着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
梁之言誠為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孝
伯又曰長史我是中州人久處北國自隔華風相去步武不得
致盡邊皆是北人听我語者長史當深得我孝伯又曰永昌王

魏主從弟鎮長安今領精騎八万直造淮南壽春久閉門自固不敢相禦向送劉康祖頭彼之所見珙謨甚見所悉亦是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得接手崔耶利便藏入元俄問諸將倒曳脚而出之魏主賜其生命今從在此復何以輕晚遣馬文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耶君家民人甚相忿怨云清平之時賦我祖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極救暢曰知永昌已過淮南康祖為所破比有信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為才但以人為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河水向舍玄謨量宜及旆未為失機但因夜迴師戎馬小乱耳我家玄謨斗城陳憲小將魏主傾國累旬不克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一旅始濟蠲水魏國君臣奔送僅得免脫滑臺之師無沂多愧鄒山小戎雖有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聖化奸盜未息使崔耶利撫之而已今沒虜手何損於國魏王自以十萬師而制一崔耶利方復足言耶聞蕭縣百姓並依山險耶遣馬恭文以十隊示之耳文恭謂前以三隊出還走後大營嵇玄敬以百騎至留城魏軍奔敗輕敵至此亦非所劔王境人民列居寶頤一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制無以遠匹相如武帝以魏所送馬不稱使融問之融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主所敝良馬及駑駘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為未孚將旦且信誓有時而爽駟駟之技不能

復嗣宋弁曰不谷虛偽之名當是不晉土地融曰周穆馬迹遍於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為懃懃於千里融曰卿國既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干里曰至聖上常駕鼓車弁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以國隗之故弁不能答

梁敞幾卿超宗之子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問祭酒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隨事辯對辭無滯者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敞超宗為不死矣羅研字深識諒少有才辯鄧元超平蜀辟為主簿後為信安令齊苟兒之役臨汝侯蕭猶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蔽實非一朝百家為村不過數家不食窮迫之人十有八九束縛之役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苦令家畜五母之鷄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甌中有數斗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不能使一夫為盜况貪亂乎

朱异少有辭辯普通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异為中書舍人勅使按之頂讌者皆歸化比人善明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學辯如中書者幾人异對曰异所以相接賓客者乃分識是司二國通和所敷親好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使見善明乃曰王錫張纘比間所聞云何可見异具啟勅即死於南死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無以嘲譏纘隨方酬對無所稽疑不嘗談彼一事善明甚相款接他日謂异曰河畔二國交兵當牙加撫養而魏師入境肆行殘虐事生意皆

被無道不負民民何怨人知入境七百無復相拒此自上由大尉神筭次在鎮軍勝畧經國之要雖不豫聞然用兵有機聞亦不容相語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率衆君直造瓜步南軍若辯彭城不待圍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欽江湖以潦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為無傷天道各應逆命逆後更悉暢便迴還孝伯追曰長史深自愛敬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因復謂曰將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軍若得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孝伯曰待此來期孝伯言辭辯贍亦此土之羨也暢隨宜應谷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並相視嘆息

蕭惠開為輔國將軍督益寧二州惠開素有大意至蜀欲廣樹經畧善於述事對賓僚及士人說收梓紆越雋以為內地緩計蠻濮闢地徵租聞其言者以為大功可立南齊周顥字彥倫音辭辨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後為中書郎無著作郎

張融字思光為中郎嘗侍高帝出太極殿西室融入問許弥時方登階及就席帝曰何乃遲為對曰自地昇天理不得速時魏王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未有答者融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為捷後至司徒左長史

殷叡南康相元素之孫有口辯司徒褚彥面甚重之謂曰諸殷自荊州以來無出卿叡歛容答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旨為虛故不足降此旨為實弥不可聞

王融為中郎書武帝以其才辯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
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因問在本
朝聞主客作曲水詩序景高文云在此聞主客此制製勝於是年
一曰見二賢實副所其不有君子安能為國

康承先字子通潁州人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鄱陽忠烈王
在州欽其風味要與遊處又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
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加欽
重徵主簿湘更聞之亦拔為法曹參軍並不赴

陳戚衰初仕梁為太學博士時簡文在東宮召衰講論又賞置
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手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擒馳騁大
義聞以劇談搗辭辯縱橫難以吞抗諸人懾氣皆失次序衰時

時騁義搗與往復哀精采自若對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賞

後魏李先約為慕容水秘書監皇始初先於井陘歸順道武間
先曰卿何國人先曰臣本趙郡平棘人帝曰朕聞中山士廣民
殷信尔以不先曰臣少官長安仍事長子後乃還鄉觀望民士
實自殷廣又問先曰朕聞長子中有李先者卿其是乎先曰小
臣是也帝曰卿識朕否先曰陛下聖德膺符澤被八表龍顏挺
持臣安敢不識帝又問者卿祖父乃身官悉歷同官先對曰臣
大重父晉平陽太守大將軍右司馬樊父石虎樂安太守左中
郎將臣符丕尚書主客郎慕容水秘書監高密侯帝曰卿既宿
士屢歷名官經學所通何典為長先對曰臣才識愚闇少習經
史年荒廢七十猶通六又問兵法風角卿悉通不先曰亦曾習

讀不能明解帝慕容永通卿用兵不先曰臣時象顯任實參兵
事帝後以先為丞相衛王府左長史

奚斤為萬騎大將太武以斤元老認訪朝政斤聰辯強識善於
談論遠說先朝故事雖未皆是時有所得听者歎美之也

劉文暉本原人父休賓初為宋明帝袁州刺史鎮梁鄒以城降
獻文遷之於大却文暉有志尚孝文幸方山文暉大言於路側
曰永見聖明申宣久屈帝遣尚書李冲宣詔問曰卿欲何言听
卿面自申盡於是引見文暉對曰臣之陋旋出自平原往目燕
亂流離河表居齊已來八十九歲載真君十一年世祖太武皇
帝逃江之日時年二歲隨外祖魯郡太守崔利邦於鄒山歸國
邦利象賜四品除廣寧太守以臣年小不及齒錄至之天安之

初皇威遠被臣亡父休賓劉氏持節袁州刺史成鄒時慕容自
矜以臣父居全齊之要水陸道衝青冀二城往來要䟽三城岳
時並拒王師曰矜知臣母子先在代京來請臣母子尉勞臣節
被先帝詔遣來傳諸軍君又賜亡父官爵白矜遣右司馬盧河
內等送臣母子至鄒臣既見亡父備申皇澤云吾家本朝寵遇
捍禦藩屏尊卑百口並在二城吾若先鋒百口必被誅滅既不
固誠於本朝又令尊卑塗炭豈堪為人臣以奉大魏平汝且申
吾意曰僕射降意已判侯平厯城即率土衆送款軍首既尅厯
城白矜遣赤虎送臣并崔道固子景業等向梁鄒亡父既見白
虎之信即感聖朝遠遣妻子又知天命有歸擁衆一万以城降
款乘驛赴臺象為容例臣私覺深重亡父以延興二年孤背明

世血誠微心未獲申辰如臣等比並蒙榮爵為在事孤柳以廢
勲帝曰卿許父賞而卿勲父無勲歷城齊之西關歸命請順梁
鄒小戍豈能獨全何足為功也文暉對曰誠如聖旨愚臣所見
獨有未盡何者昔樂毅破齊七十餘城唯有即墨獨在此豈非
根亡而條立且夫降順驗之古今未見不由危逼者故黃權無
路歸欵列地封侯伯薛安都畢眾危急拔命並受茅土之爵論
古則如彼語今則如此明明之世不及此流竊惟梁鄒嚴固地
據中齊粟支十載控弦數千比之斗城不可同日而語斗城猶
能抗兵累旬傷殺甚眾若臣亡父固守孤城則非一朝可尅帝
曰歷城既陷梁鄒使是掌中何煩兵力對曰若如聖旨白曜使
應窮兵極意取勝俯仰何為上既白虎之信下銜知變之民帝

曰卿父比勲本至自少以卿才地豐殷對曰臣廷愚六蔽文武
無施響絕九臯聞天無曰遭逢聖運万死猶生但臣竊見徐袞
是賊藩要徐袞既降諸戍皆應國有而東徐州刺史張讜所戍
圍城領二郡而已徐袞降後猶閉門拒命授以方岳始乃歸降
父子二人並蒙侯爵論功比勒不先臣父帝曰卿引張讜二事
小異對曰臣未識異以帝曰張讜始來送款終不差信卿父進
非先覺退又拒守何得不異對曰張讜父子始有歸順之名後
有閉門之罪以功補過免罪為幸臣又見催僧祐母弟隨其叔
父道固在歷城僧祐遙聞王威遠及惡母弟淪亡督率鄉閭來
欲救授既至郁州歷城已沒束手歸誠救母弟之命聖朝嘉其
附化賞以三品亡父之誠豈後僧祐帝曰僧祐身居東海去留

任意來則國有去則他人是故賞之卿父被圍孤城已是我物所以不賞對曰亡父據城歸國至公也僧祐意計而來為私也若為私蒙賞至公不酬臣未見其可帝嘆而不言比部尚書陸叡此文暉曰假令先朝謬賞僧佑豈可謬相賞也文暉曰先帝中代聖主與日月等曜比於堯舜時宰則十亂五臣今言謬賞豈不仰巫先朝乎尚書高閭卿謂母弟與妻子何者為重文暉曰母弟為重閭曰卿知母弟重 朝廷賞僧祐是卿父為妻子而來事可相近對曰僧祐若無母弟來歸以不閭曰不來文暉曰若僧祐赴母弟之難此是私而亡父本為大丈夫立身處世豈可顧妻子而曰高節也昔樂羊食子有顧以歸亡父本心實不重顧所以歸化者自知商周不敵天命有所帝謂文暉曰卿之所訴頗亦有途賞從重罰從輕尋敕酬叙文暉泣曰臣愚頓理極極再見無期陛下既重慈澤願聞敕有司豫理帝曰王者無戲何待勲二既而賜文暉爵都昌子深見待過

高閭為太常卿卒官閭強果敢直見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 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孝文以其文雅之美每優之禮

李問為度支尚書高祖幸長安問以咸陽山河險固秦漢舊都古稱陸海勸高祖去洛陽而都之後高祖引見周旋而問之田卿非有啟欲朕都此昔樓敬一說漢祖即日西駕尚書命以西京說朕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問對曰皆漢祖起於布衣欲籍嶮以自固樓敬之言合於本旨今陛下重光百世德洽四海事

同隆周均共職貢是以愚臣獻說不能止動高祖大悅
比齊陸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然猶帶蠻音
文宣以為大尉公西南大都督

裴讓之弟諏之奔關右先五人皆拘繫神武問云諏之何在答
曰四昔吳蜀之國諸葛兄弟各得盡心况讓之老母在君臣分
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為仗頭明公以誠信持物若以不信處物
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且神武善其言兄弟俱
釋後為清河太守被誅

唐薛收為秦府記室房玄齡薦之於太宗即日召見問以經畧
辯對縱橫皆合旨要

鄭惟忠天授中應舉召見則天臨軒問諸舉人何者為忠諸人
對曰不稱旨惟忠對曰忠者外揚君之美內隱君之惡則天曰
善

及為小部員外郎則天幸長安惟忠待制未見則天謂曰朕誠
卿久矣前於東都信忠臣外揚君之美隱君之惡至今不忘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三十四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三十五

總錄部八十五

性質 質朴 納醜陋

性質

天之所命不易者性氣之所稟不動者質是故率而為道抱以
為樸任真則有全德蓋寡愚智長短自殊厥趣剛柔緩急各顯
諸用亦由是眚難續陽冰不治是以聖人隨氣而任之則小大
無不濟矣

裨諶鄭大夫能二於野則獲謀得所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敵也

端木賜字子貢喜揚人也美不能匿人之過漢張湯為廷尉趙
禹為少府兩人交勸兄弟禹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以御

人舞弄其智
制御他人

陳遵與張竦為友俱至二千石免官歸長安竦貧居無賓客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遵嘗謂竦曰足下諷誦經書若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問湛讀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憂耶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

後漢茅伍倫為司空性質慤少文綵在位以真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然少蘊藉不脩威儀亦以此見輕

魏樂進字文謙容貌短少以膽烈從太祖為帳下吏

杜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與馮翊李豐俱為父任摠角相善及各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為之游說而當路者而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王也由此為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以合時豐以顯仕朝廷恕由居家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

袁渙字曜卿為梁相其為政崇教訓恕思而後行外溫柔而內能對文帝問渙從帝敏渙勇怯何如敏對曰渙貌似和柔然其臨大節處危難雖負育不過也

蜀楊戲出領梓潼太守入為射聲校尉所在不煩惟雖簡情未嘗以其言加人過情接物

吳孫渙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渙納於造次而敏於當官

軍民稱之

晉李喬容貌質素類然若不足者而智度沉遠言必有則初任上計祿

王丞字安期湛子也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職者服其約而能通永寧初為驃騎參軍虞潭為衛將軍兒雖和柔而內堅明有膽決雖屢統軍旅而數有頃敗

梁殷芸字灌疏陳郡長平人性惆倘不拘細行然不妄交游門無雜客後至通直散騎常侍

後魏梁祚篤志好學有儒者風無當世才官至秘書令

隋薛道衡為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至構文必隱空

齊躡牆而卧閭戶外有人便怒其沈思如此

唐魏徵狀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膽智位至太子太保

郭弘道性寬厚如愚而內敏為倉州刺史

杜祐字居卿位至司徒外示寬和而持身有術為政弘易不尚皦察掌計治民物便而濟馭戎應變即非所長

薛存誠性至和易於人無所不容及當官遇事即確然不接以是人皆稱重官至御史中丞

韋處厚居家循易如不克任至於廷諍敷啟及馭轄曹吏勁確確然不可回奪位至宰輔

質朴

先聖之言曰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又曰剛毅木訥近仁言其

任質朴之懷絕苟且之行發言慷慨遇已簡易忠所奉以盡誠
臨大節而不奪可以集其事可以近於仁也雖威儀斯定風採
無取處則為鄉黨所輕則為左右所笑苟能適其用也備何傷
哉

漢周勃高祖時為大尉勃為人木強敦厚木謂質樸不好文學每召

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勃自東向責諸生說士不趣為我語趣

曰從謂今其推少文如此推謂樸鈍知

連言也申培公者魯人也培申公名音扶尤切武帝徵至見帝帝問治亂之事由

公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顧念也力行為

勉力為是時帝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為太

中大夫舍魯即舍止息也

夏侯勝宣時帝為諫議大夫給事中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亡

威儀見時謂帝為君見見於天子也誤相字於前前天子之前也君帝前臣名不當相呼字

也亦以是親信之

龔遂為勃海太守數羊宣帝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

以為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嗜讀日音遂不悉逆從至京師王

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日日常飲酒也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呼大故切

曰明甫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還回也王生曰天子即問君

何以治勃海君不可所陳對宜曰皆聖主德非小臣之力也

遂受其言既至前帝果問以治伏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

讓說讀笑曰君何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

臣議曹教戒臣也帝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永衡都尉議曹

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之

後漢吳漢光武時為大司馬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臧官為左中郎將以謹信質樸故常見任用第五倫建武中奉老廉補淮楊國醫工常從王朝京師光武嘗召與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筭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論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忘過人食帝復曰聞卿為市採人有遺母一筍餅者卿從外來見母筍探口中餅信乎倫對曰實無此象人皆以臣愚蔽故為生是語也帝大笑

劉昆初為江陵今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卻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崤龜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負子北度河帝聞而異之徵代

杜林為光祿勳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誠光武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命書諸策

桓榮建武中為博士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以拜帝嘆而指之曰此真儒士也以是愈見敬厚

李郡少游太學外朴人莫之識安帝時為司空

蜀譙周為允南休貌素朴丞相諸葛亮領益州牧命為學勸從事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悉况左右乎

晉魏舒飲酒石餘而寔純質朴不為鄉親所重武帝時位至司徒

劉是惠帝時為太傅位望通顯每宗儉素不尚華麗嘗指石崇家如厮見有絳紋帳裯褥甚麗兩婢持香囊是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入他廁葛洪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碁局幾道樛蒲齒名

元帝為丞相辟為掾以平賊功賜閤內侯

王彬字世儒為豫章太守為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

宋張仲子竟陵人子興世為冠軍雍州刺史過竟陵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與世減徹而後行由與世致位給事中

王譚文帝時為護軍侍中與南陽劉湛不為飾讓得官即拜以此為常

南齊焦度為後將軍東官直閣將軍為人處性溫和執行質朴澁欲太祖求州比見意色甚變竟不得一語太祖以其不閑民事竟不用

王智深琅邪臨沂人也拙澁之氣風儀初辟建平王景素書佐王謏為黃門即少貪常自紡績及通貴後每為人說之世稱其志達

張敬兒為開府儀同三司將拜謂其妓妾曰我拜後應開黃閣目口為鼓聲敬兒始不識書晚既為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於新林慈姥廟為妾乞兒呪神自祿三公然而意知滿足初得鼓吹羞便奏之

張恭兒者敬兒弟也兄為征西將軍而恭兒不肯出官常居上

保村中與居民不易敬兒呼訥之甚厚恭兒月一出視敬兒輒復去

梁崔靈思武帝時為國子博士性拙樸無丰采及解經折理甚有精緻

後魏鄴約字善礼起家奉朝請再迁冠軍將軍司徒諮議參軍樸質遲鈍而內愛琴書

孫紹孝明時為中書侍郎性抗直每上封事帝至懇切不憚犯悟但天性踈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納

北齊王昕為秘書監雅好清言辭無淺俗在東業獲賊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昨謂之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刑邵後見文宣說此言以為笑樂昕聞之故請邵曰卿不識造

化還謂人曰子在應死我罵之極深

子才劬字

隋馬光武安人尤明三禮為儒者所宗文帝聞皇初徵出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寵竇仕榮張黑奴劉祖宗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為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賞也牛弘煬帝時為右光祿大夫帝嘗令宣刺引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帝曰傳語小辨故非宰相任也途稱其實直唐高宗文獻宗時為劔南西川節度使不通文字厭大府案牘豁稟之繁且以優富之地無所陳力乞居塞上以杵邊我懇疏累上二年冬制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邠州刺史邠寧二州節度觀等使仍統京西都統以不習朝儀憚於入觀優詔令便道之鎮

李澄德宗時為義成軍節度初封隴西郡公進武威郡王每上
疏連稱二封頗為時人哂之

訥

傳稱剛毅木訥近仁又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斯乃聖人
之奧行百代之宗師百代之宗師欲人行先於言名浮其實然
而性有質重思惟深沉口不能劇談心存乎博辯造次居於辟
達臨事失於機敏雖大才碩德無由免焉

趙文子晉大夫其言訥訥若不出諸其口

訥訥舒兒

韓非韓之諸公子也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

漢周昌為御史大夫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
而昌庭爭之強帝聞其說昌為人吃唯言之又盛怒曰臣口不

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欲廢太子臣明期不奉詔

以口吃故每事言期

期帝欣然而嘆即罷

李廣為前軍訥口少言

司馬相如為孝文園令口吃而善著事

楊雄為郎給事黃門口吃不能劇談

劇疾也

默而好深湛之思

後漢嚴翰善春秋鍾繇常數與翰辯論短長繇為人機捷翰訥

臨時屈無以應

劉儒字叔林官至議郎郭林宗謂儒曰訥心辯有圭璋之質

璋

玉也半圭曰璋林宗嘆儒有圭璋之質終必為令德之士也

高彪家本單寒至彪為諸生游大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後至內

黃令

何休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官至諫議大夫

魏鄧艾字士載少為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
藁草吏

崔琰字季圭少樸訥後至中尉

晉左思字大冲為殿中侍御史貌寢口訥而亂藻壯麗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為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內徙江夏
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為郡將軍督見鄉里士大夫揖稱名
而已及為將遂以謙恭稱

郭璞為王敦記室參軍好經書博學有高才而訥言論詞賦為
中興之冠

孫惠口訥好學有才識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後至廣武將

軍安豐內吏

慕容納沈靜深遠外訥內敏

南齊謝朓為尚書殿中郎隆昌初勅朓接北使朓自以口訥啟
讓不當不見許

焦度為後將軍嘗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亂親人授之亂有餘
言度習誦數日皆得上口曾高帝履行石頭城度於大衆中欲
自陳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啟公度啟公度無食帝笑曰
卿何憂無食即賜米八斛

梁張率為揚州別駕率雖厯居職務嘗留心簿領及為別駕奏
事高祖覽牒問之並無對但奉答云事在牒中高祖不悅
後周王雅字度容少而沉毅木訥寡言有膽勇善騎射累有戰

功陽都督賜爵居庸縣子

樊深為大學博士雖博瞻訥於辭辯故不為當時所稱

盧柔性聰敏好學未弱冠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後至開府

儀同三司

隋盧楚范陽人少有才學鯁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為尚書

右司郎

祖君彥容貌短小言辭訥澁有才學官至東平書佐

牛弘訥於言而敏於行煬帝嘗令其宣勅弘陛上不能言是遂

拜謝云並忘之帝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後

至右光祿大夫

醜陋

夫民之生也霄天地之貌最萬物之靈所受不同其形斯異乃

有姿質叢陋形制惡醜或魁怪可駭或鄙瑣不臧迴殊於倫類

見蚩於流俗者焉蓋洪範之六極其一曰惡傳曰耗土之人醜

司籍所記咸得而徵然而善惡存乎中非有者在外賢愚本於

性靡係於形故仲尼述以貌之言叔向形不隨之論真先賢之

不戒哉

叔魚晉大夫初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豕喙鰐肩而牛腹鰐肩

牛腹贊張必以賄肥

豎牛叔孫穆子之家臣黑而上倭上倭深目而猥喙口象

華元宋大夫睥其目睥瞤其腹

賈辛晉人出為祈大夫將適其縣見於魏斂子魏子曰辛亦昔

叔向適鄭駸茂惡醜貌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從隨也隨使

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駸明也索

其言故聞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宿國之大夫娶妻而

美三年不言不笑以如臯為妻御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

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

颺顏兒不子若不言吾幾失子矣容顯

敦洽犖糜陳之惡人椎顙色如漆

公孫呂衛靈公之臣長七尺面居三尺廣三寸鼻目取其右爪

天子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狀甚惡欲事孔子以為林薄既而受

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遊至江弟子三

百人從之設取子去就名施予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

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一子羽

高柴子羔為費郈宰衛人長不盈三尺吐貌甚惡

陳貌齊大夫也長而上偃扇皆望視目望

蔡澤燕人曷鼻巨肩曷一作偈偈一作渠進顏蹙鬚膝手摩兩後為

秦相

漢田蚡孝景皇后同母弟為人貌寢寢短位至大尉

蔡義為丞相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偃行步晚佞常兩吏扶乃行

王莽為侈口蹙頭露赤精大聲而嘶反膺高視瞰臨左右

後常翳雲母屏面屏面即便蓋非親近莫得見也

後漢丞宮為左中郎名播曾奴時單于遣使求欲得見宮詔勅

宮整飾宮對曰夷狄炫名非識實也臣伏醜不可以示遠宜選
長大威容者明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梁冀字伯卓為大將軍冀為人高肩豺目為鴟也鴟肩上踈也對日目堅也洞

精矐眇洞逼也矐目精直見口今舌言謂語吃不

梁裔冀之子也裔一名胡狗冀諷眾人共薦裔為河南尹時年

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出笑焉

同祿為光祿大夫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

周變汝南安城人生而欣頤折額醜狀駭人其心欲棄之其父

不昕曰吾聞甚多有異貌與我家者乃此於是室之安帝以玄

纁羔幣徵不起

魏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醜無威儀言語不擇非類後為

少府丞而卒

王粲字仲宣年十七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体通佻不甚

重也

吳諸葛恪少鬚眉折額廣額位至大傳錄向書

晉劉伶伯倫沛國人為建威參軍身長六尺容貌甚醜山

濤字子玄弟允字叔真皆濤之子並少羸病形甚短少而醜敏

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受詔濤不仕允為奉軍都尉

張載字孟陽兒甚醜迺每行小兒小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官

至中書侍郎領著作

孫會秀子也年二十為射聲校尉高惠帝安河東公主公主母

喪未期便納聘禮會行兒短陋奴僕之下者初與富室兒於城

西販馬百姓忽聞其上主莫敢駭愕

左思字大冲貌醜而口訥為幽州部從事

戴洋為南中郎將桓宣參軍洋為人知陋無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侯卜數

王嘉字子年輕舉醜形兒外若不足而聰睿內明

劉毅為軍衛將軍開府荊州刺史嘗於東府聚博蒲餘人並黑續毅次擲得雉及宋高祖四子俱黑一子轉躍高祖屬聲喝之成盧毅意殊不決然素黑其面如鍍色焉

趙孟字長舒八補尚書都令使其面有庇黥諸事不決皆言當問庇面也

宋垣護之形狀短陋而氣幹強果累以功至輔國將軍務州勅

史

臧質身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禿項拳髮年未二十高祖召為世子中軍行參

范曄為左衛將軍太子詹事而長不滿六尺肥甲禿眉鬚

劉胡本名恻胡以其顏面恻黑似胡故以為名

江濠貌醜其兄謚為不胡令明帝為南豫州常召見象而狎侮之何尚之為中書令少與大常顏延之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嘗謂延之為後延之目尚之為猴同為太學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五二人誰以猴路人指尚之為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

南齊張融為司徒左長史形兒短醜精神清徹

焦度為游擊將軍容貌壯醜皮膚若漆質直木訥口不能言
蕭坦之為尚書右僕射丹陽尹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為蕭
瘦剛狠專執郡小畏而憎之

梁褚羅為水軍都督面甚笑危有從理入口

時有庾曼狀貌豐美順類開張人皆

謂曼必為方伯無餒乏人慮及魏耐江陵卒致餓死羅竟保衣食而終

三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而性寬厚不以藝為高人官至太子詹事

後梁宋如周為黃門散騎面狹而長宣帝以江

經云聞經隨

喜面不狹長帝戲之曰卿何以誇經如周踧踏自陳不誇帝之謂之如初如周惧出告察大寶大寶知其止笑謂之曰君當不誇餘經止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

後魏廣陵侯衍子融字融叔貌甚短陋衍弟欽字思若位尚書

右僕射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為黑面僕射

甄琛形貌短陋戲風儀官至特進侍中

北齊荀士遜為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律見一曾有事涉矣

伯武成在後庭固左右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云醜舍人武

成曰必士遜也看對題果是內人莫不敢忻笑

宋孝王形貌矬陋而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

唐蘇世長容貌醜陋頗有學識性滑稽言雜諧調隋大業中為

都水使者煬帝嘗謂之曰卿面可類駝驢世長再拜叫呼因以

手據地戚頓拜面為駝驢之狀群臣掩口而笑煬帝大悅賜帛

百匹

歐陽詢為率更令貌甚寢陋而醜絕倫貞觀十年文
百官緣經詢既陋異眾或指之許敬宗見而大笑為徒

李輔國身小貌陋頗知書計位至中令傳陸王

盧杞貌醜而藍為人皆鬼視之為御史中丞時尚父郭子儀

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及聞祀至子儀悉令屏去獨隱

之祀去家人問其故子儀曰祀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

此人得權即吾族無類矣

王伾順宗在東宮時以侍書幸寢陋而足語
位為散騎常侍翰林侍詔

梁羅唐末為宰相鄭畋所知隱雖負文稱然貌古而陋畋女幼

有文性掌鑿隱詩卷諷誦不已畋疑其女有慕才之意一日隱

至弟鄭女垂簾而窺之自是絕不詠其詩官至給事中

馮行襲面有青痣常時自為馮青面短位至許州節度使兼中

書令

周慕容彥超為兗州節度使彥超即漢高且之產弟也

姓閻氏体黑胡面故謂之閻崙崑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三十五

